

乾隆元和縣志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

求藝文於吳其在吳中人士猶粵之錫燕之函  
秦之廬夫人而能者也其在四方人士非猶鄭  
之刀宋之斤魯之削遷地弗良者也然邑志所  
載必求其關政治重倫物與夫山水故迹名賢  
言行相表裏者而風雲月露之辭闕焉首表奏  
䟽次文移次議次考次書次序次記次說次有  
韻語而於各體中又以時代先後爲次覽者因

文考義有以識其體要所存云爾志藝文

請旌張白妻陸氏表

漢姚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惠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節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

死異郡醫生抗辯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逝而不  
許奉白姊妹險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  
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  
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  
味哲人忘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  
酌前訓上聞天聰下垂坤厚哀鬱生以義姑之號以  
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開浚河道疏畧

永樂二年

明

夏原吉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合常嘉湖三郡之水滙爲

太湖納杭湖宜歛諸山水注澱山諸湖以入三泖頃  
因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  
淞諸浦導其壅淤入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餘里廣  
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浚屢塞不  
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  
通流寔多淺窄又自夏駕浦抵上海南澹浦口可百  
二十餘里則沙草壅障已成平陸工費浩大難以施  
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通大海常  
熱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廣川通流急宜疏吳淞江

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埭二  
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盈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  
壅遏難卽通流傍有范家浜至荀浦口驗浦口可徑  
達海宜浚令深闊上接大盈浦以通浙柳之水此皆  
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水道旣通乃相度地勢各置  
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如此  
則事功可成於民爲便

開吳淞江疏

隆慶三年

江南 巡撫 海 瑞

題爲修復水利以濟迫切饑民事禹貢稱三江旣入

震澤底定三吳水利當濬之使入於海從古然也婁江東江係是入海小道惟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事起近年以來水利臣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致潮泥日有積累日月繼嗣通道填淤雖曰水勢就下而無下可爲就矣時遭久潦震蕩太湖因之奔湧四溢勢所必至爲害之大滄滄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而小爲泮沒漂滄之患亦時有之是吳淞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也臣于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

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崇禧循沿江住居父老按  
行故道量得淤塞當落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  
七丈三尺原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  
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以水荒缺少  
秋收兼之二麥未播時方春正月之初米每石價銀  
已八錢五分矣飢民動以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  
積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  
溧陽縣鄉官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  
率此告濟飢民按工給與銀米於今正月初二日接



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  
縣知縣張崱嘉定縣知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  
行賑濟千萬飢民稍安職矣但工程浩太銀兩不敷  
飢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  
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  
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當恤吳淞江水道國計  
所關敕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  
石俾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  
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賦罰銀兩聽臣調用浙

江蘇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北太湖之水吳淞  
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  
銀亦應如應天府等一例取用彼處飢民亦聽上工  
就食吳淞借飢民之力而故道可通飢民借銀米之  
需而荒飢有濟一舉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請浚吳淞白茆疏

天啟四年

江南巡撫周起元

江南蘇松常鎮四郡幅員不過五百里歲輸租粒數  
百萬最急莫如水利而水利之最大者莫如吳淞江  
婁江與白茆港三道蓋環蘇松常與嘉湖數郡之湖

澤歸翁於此爲宜洩入海之道近婁江劉家河一線  
僅通吐納而吳淞與白茆二水則淤爲平陸前代屢  
濬姑不具論閱歷十朝並荷明旨專官濬治惟今四  
十餘年竟未施工以致吳淞江自澳塘以至新涇口  
及東西蘆浦三壩等處六七十里淤澱不通白茆港  
則梅林塘墩鎮涇等處俱久填塞先後建議諸臣叩  
關求濬輒因中寢吳中億萬生靈引領以望澳汗之  
頒地方不敢擅興大役邇年小有水災低田輒泮直  
數郡皆受患如長洲常熟崑山太倉嘉定上海青

浦無錫宜興等州邑之閒荒田數萬頃每漕白兌運  
有司苦派高鄉攤補而高鄉賦役原重寧甘爲低區  
代賠有司考成降罰而小民徒累敲朴亦終不能完  
額今年巨浸稽天瀾漫千里者水之爲害也雨後停  
蓄經三旬不消者水利不修之爲害也若又因循不  
治則東南水患日甚一日而國賦與民生兩受其累  
矣臣查曩撫臣海瑞開吳淞江用銀七萬有奇近按  
臣薛貞委官估計數亦相當白茅港則常熟知縣宋  
賢力請疏濬約該銀五萬通兩江港工費以十二萬

計竊查萬歷三十六年水災荷蒙神宗皇帝軫恤蘇  
松等府賑銀五萬今時力詘度皇上不能多發公帑  
然如神廟賑災之數必不容少或可卽就此賑數再  
添一二萬與舉河工俾臣檄各鄉飢民盡赴工作計  
丈定工計人授糈計日給值所全活必無量而水利  
亦修雖有霖澇不至傷稼貢賦常盈足國足民實兩  
攸藉尚欠五萬兩容臣於所屬搜括積欠導河銀并  
贖再查照往贖或量行募派以奏其績若夫濬之  
之法惟在循其故道淺者加深窄者使廣應開者建

開應舉者築堰鹿石者斲石皆民間有於淤地之旁  
鋤梁成溝如不妨河面河心不難相縮以曲存其種  
植期於水流通瀉而止昔成祖皇帝命夏原吉治水  
遣官齎水利書以賜原吉重其委任因得殫力成功  
今皇上念勤法祖東南水利久已留神臣待罪巡撫  
以國計民生爲第一義敢不據實上請於工部司屬  
中特簡練達官一員前來專董濬治以明聖意之決  
行不爲道旁之築舍至於分理府佐等官則就所屬  
遴選臣不敢不盡心焉

以去任  
未舉行

請改民運爲官運疏畧

崇禎十年

江南巡撫

黃希憲

爲北運當極敷之時救敝有長便之策丞宜商酌以  
甦民困以裕國儲事竊惟白糧爲上供急需遞年僉  
點糧長春辦解兌相沿久矣邇因民窮財盡百弊叢  
生半爲包棍侵漁半爲胥役措索以及剝淺守凍赴  
京交納等費動以千計一承此役鮮不家破人亡遂  
至靡歲不遲無邑不欠院道府縣降罰頻仍官民並  
受其困而公家正額究無完結之期若不亟爲變計  
不幾淪胥以亡乎臣博訪輿情參稽故典惟通邑照

故均派春辦隨漕並徵委以專官並開督解庶民間  
無偏累之虞而上下無推諉之患但事經始始謀貴  
萬全行蘇松道會同常鎮通盤打算如何官府可  
免參罰之德如何糧長可杜身家之累隨該本道看  
得白糧上供也藩祿也官廩也非若漕米之爲軍精  
故解不用軍而用民重其事也爰考初制開徵有正  
米有耗米起運有夫船銀夫船米抵京有車脚銀猶  
恐不支更有貼役銀皆編入會計如蘇屬正米五萬  
四千七百三十有奇編耗米一萬五千六十八石有



奇此近加三矣又加以春辦米一萬七百三十三石  
有奇是又加二也蘇屬用船一百一十編夫船銀九  
千六百六十兩有奇夫船米二萬一千九百九十有  
奇貼役銀一萬四千二百七十有奇抵京交納編車  
脚等銀一萬五千七百八十有奇何其慮之周且詳  
哉惟恐其病民也然法無不善而情有不同情生而  
弊生矣且弊中生弊情中生情遂至大壞而不忍言  
蓋民運必僉殷實之人惟其產不惟其才所以衰老  
冲幼與寡婦之子咕嗶之士皆必僉之此輩不能親

任閭閻之勞必求一人代之於是包棍得以插身而入人皆避彼獨好勞其心概可知也所以公貼之外又有私貼私貼每分至數百兩之多未已也尚有加貼究竟加貼亦不能免於賠累非盡此棍之花費也蓋此棍蓄花費之志所以給銀領批掛號驗米僱船官管種種得而抽扣之勒索之自此白糧一事遂爲奸棍官胥所盤踞間有正身奮然而起親領其事則包棍等多方構陷使之費苦更倍於僱倩而後已由是民之視之如赴湯蹈火非詭寄於他戶卽瓜分

爲碎里每當點役之年胥役到門如市人情紛紛夤緣求免其不免者無錢之小家耳以小家不多之產當大戶必避之差產盡而身隨之何足怪哉今欲甦民裕國莫善於均徵米而官運之官運則民無僱倩之費一便也官無僉役之難二便也錢糧旣自官支胥役無從抽扣三便也在船皆官役船戶無敢凌虐四便也催償皆官事沿途無敢拋撇五便也况米屬均徵則苦樂之形不立巧拙之情自化糧不必詭竇飛洒差不必就易避難民心以厚民俗以淳六便也

六使旣得則國無虧儲京師實而根本固民鮮賠累  
元氣充而盜賊息矣等因具詳到臣臣看得白糧之  
役至今日而苦極矣僉點之失真包攬之賠累奸胥  
積蠹之股削種種剝害不忍見聞以致解糧有鬻產  
而無生者有棄家而遠竄者有投繯而自盡者不謂  
熙攘生聚之地蕭條困憊一至於斯臣受事兩年目  
擊萬狀因而廣詢博訪達權通變舍官徵官解之法  
別無長策茲據蘇常兩道具詳臣亦無容更易惟立  
法必期可久而革弊不妨過嚴此臣緝恤杞憂尚有

不能已於言者語云有治人無治法總部一官雖屬  
糧廳職掌第責任甚重斷非庸碌能勝必廳不乏用  
乃可臨期簡用察得蘇松常各裁通判一員官已另  
疏請復乞敕吏部擇附近州縣正官年力精強饒有  
才望者照缺速推勒限受事以聽遴委如兩次督運  
全完卽與優擢以昭激勸庶總部得人而諸務可犁  
然舉矣語云一法立一弊生外面衙蠹包棍內而部  
胥積敬引戶每視糧解爲奇貨今改爲官解未免拂  
其狠心必至多方阻撓或包棍潛入京師串通積役

仍肆祀持或引戶交構外奸假造詭言動搖耳目有  
一於此皆足害成乞救五城御史及緝事衙門凡遇  
此等卽置重典庶蠹賊一清美利可久東南數百萬  
生靈早脫水火祖宗億萬年根本永鞏苞桑伏望皇  
上軫此子遺毅然乾斷勅部立覆舉行疏上下深論  
行至今疏可乃准允  
賴之

請徵解白糧本色疏

康熙四年

江南巡撫韓世琦

竊惟江南一隅濱江負海地極衝繁而蘇松二郡更  
爲賦重民疲且海氛初靖水旱頻仍節年錢糧每多

適負參奏追呼殆無虛日邇者康熙三年分應運白糧計簿持籌以

天庾充滿議改折色

臣

自奉文之日遵將勒限嚴徵

但吳地本年糙米每石時價不過六七錢白米不過八九錢而白糧改折內部批照順治十二三年貴米之重價每石徵銀二兩加以起解扛費則一石之折徵約費民間三石之本色矣又舊額起運白糧項內其上供玉粒係春辦上白而府部院等衙門與運船水手等米全書開載原係糙粳今內部分白糙俱

照總數一例折數二兩則糙米與白米同價矣更有  
春辦一項原因民間徵輸之時本係糙米必須春過  
方成白糧是以編此春辦之款以爲糙米春白之折  
耗向來原非起解之數今改折若照糙米定價則春  
辦卽在其中而又重復算派皆作正數豈非一項兩  
徵春辦之外復加春辦乎嗟此髓枯力竭之窮民奚  
能當此賤米重價正耗並折之徵求哉故部臣有云  
白糧節年征解本色俱各全完一經折銀歷年拖欠  
甚多臣詳察其故實緣折價浮于時值而糙米正耗



一例科征民力有所難堪耳

朝廷虛有增折之名而不能實得其濟百姓杜受敲  
補之迫而徒苦剜肉難醫臣身在地方目擊斯狀既  
虞功令之莫違又念民瘼之當惜憂懼戰兢寢食俱  
廢然終不敢擅爲稍寬業將三年分之現徵者現在  
日夕督催另核完欠奏報外今四年分應運白糧又  
奉文改折一半而算派價值仍一概泥照三年之成  
例是貴則可增賤則不減小民之窮困焉得不日其  
一日非惟將來之折價斷難取益有虧

國計恐遺黎之離散逃亡勢所不免伏乞

聖主睿慈特賜鑒裁自今以後白糧改折必視年歲之豐凶照米價之貴賤隨時酌定分別白糧按款科征而春辦一項原係白糧春辦之耗米俯賜減除免入折征數內庶萬民咸頌薄賦之

皇仁輸將不致逋負而

國家亦免挂有征無納之虛額而完解獲資實用矣

請減浮糧疏

康熙五年

江南 韓世琦 巡撫

竊惟皇罔宏遠國用浩繁當今之所甚亟者莫財賦

若也然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惟蘇松爲最臣詳按其地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厥後地窄人稠小民勤於耕作漸輸上上之賦今上古井田之制不可復論自秦而降率皆稅畝漢初田租什五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東漢初行什一之稅後亦三十而稅一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五季之間畝收增減不一至宋而更定稅法江浙每畝不出一斗之外考之郡志宋代之徵於蘇州者稅科錢秋糧科米約其歲額共計不過三十餘萬

徵於松江者科則亦同於蘇州共計歲輸不過二十餘萬其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初仍宋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增至八十餘萬松江增至七十餘萬至於元末有張士誠竊據姑蘇取民無制蘇州增至一百萬松江亦於舊額有加迨故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所收佃戶入租之私簿付諸有司令加其數以定田稅遂一時驟加有一畝徵糧七斗以上者自此蘇州多至三百萬石松江多至一百四十餘萬石於是民困不堪連歲逋負至洪

武十三年知取民之不均命減其額自七斗五升至  
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自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  
俱止征三斗五升自三斗四升以下者各如其舊及  
建文二年下詔有云蘇松等私和起稅特以懲一時  
之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  
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未幾永樂奪粒乃盡革建  
文之政蘇松之民復罹重賦之厄至宣德正統間民  
困之逋賦日甚特遣重臣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  
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

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存額尚屬煩多不惟  
與他處說畝之例相去猶若天淵卽與同省連城之  
常州起科亦甚不侔從茲以後之主計者但曰東  
財賦之鄉減之則國用不足勿可易也自萬歷以迄  
於明末惟有不時額外之浮增而無復寬省之恩澤  
矣雖然明之科征懸有其額而民之實完於國者歲  
不過十分之五六故被時毀最蘇松之有司終明之  
世以完及七分者卽爲上考徒捨重斂之名原無輸  
將之實今我

皇清肇造萬化聿新凡故明弊政莫不犁然革除而田賦則一照萬歷年間之例以爲準其末季冒濫浮加之項固已一切刪去第所照萬歷年間應征之數載在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共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五合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切觀疆域曰土古今止有此數與宋元之先無異也而賦稅之輸卽不能遽比有宋以前之大輕獨奈何三倍於元時乎故明有虛額而不實

其實完民力難支已不可言今也司農拆算但按全書所載有一項之編徵卽有一項之撥解定限考成必貴十分全完不則叅罰隨之是故順治二年以至康熙元年歲歲歷欠積逋之數動盈千萬而不急圖設計則鳩形鵠面啼飢號寒之遺黎不肯填於溝壑必流散於四方伏念我

皇上仁覆如天明見萬里去年察舊欠之難迫憫生民之當恤特降

俞旨寬免順治十五年以前逋賦矣今年又因星變



復頒

恩詔盡蠲順治十八年以前錢糧矣真所謂視民如傷與天合德直當比隆三代非漢唐以下所可多見也臣之愚昧竊敢推廣

皇度與其民力不勝逃亡莫保議蠲於催徵不得之後孰若預渙

恩綸施惠於浮糧當減之先全民於敲脂剥髓之餘孰若早敷寬政愛養於元氣不瘳之日擴普天一視同仁憐吳民偏重之累將蘇松二府錢糧彷彿元時

制賦舊額兼照各省現征大例准與酌量大賜減省  
如云目前軍國多需勢難多減則亦祇常州接境之  
科則再若萬萬不能亦祈於十分之中稍減其二三  
庶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同觀甦民困而召天休永培國  
本於億萬斯年矣

地方壞弊日甚疏畧

康熙十年

江寧巡撫馬

祐

該臣看得臺臣條奏長洲等州縣從無陞任之官一  
案遵行藩臬二司確察今據詳議前來臣擇其蘇松

之民受病最切蘇松之吏受累最深之處爲我

皇上陳之一日賦役獨重民力困竭一日開佔木除包荒猶在查蘇松額賦之重較宋代多七倍比元朝多三倍江西袁瑞二州浮糧已蒙減免今蘇松事屬一例未邀同仁之視至沿途馬路烽墩營堡公佔民田坍江坍海版荒田地人戶包賠除據詳報批行確勘另疏具題外惟重額浮糧或照接壤之常州起利或減十分之一二統祈

勅部酌議減除施行奉

古該部議奏

請浚劉河吳淞江疏

康熙十年

江寧馬

祐

該

臣

看得劉河吳淞江乃江南蘇松常浙江杭嘉湖

六府積水各流滯於太湖此二河分道入海走洩湖  
水之咽喉也修則六府同其利塞則六府受其害歷

代以來凡遇淤塞俱特遣大臣駐劄吳中專修水利

動支正項錢糧撥充疏濬經費臣稽考成書故明嘉

隆間吳淞道復淤太湖四溢渰沒田廬水患頻仍民  
生困苦時有巡撫海瑞條奏疏治因費大役繁請留

漕米二十萬石又動浙江六府無礙官銀俱充工費  
令各處被災飢民上工就食修復水利兼行賑濟水  
災寧息事工告成刊載典章班班可考也迄今已及  
百年潮泥日壅故道全淤

本朝鼎建二十餘載官斯土者憚於工成浩大所費  
無資視爲末務因循不舉以致上年夏月霖雨連旬  
潮水泛溢禾苗悉滄民居背瀆積水三月不消農工  
廢業人戶流亡總由劉河吳淞入海之口淤塞淤聚  
無從走洩之故也臣念國計民生關係重大欽遵

勅書內開江南水利久塞宜酌量疏濬隄防堽

天語敢不悉心講求隨檄司道府縣各官延集士民

博采輿論又與總督

臣

麻勒吉浙撫

臣

范承謨咨

疏濬劉河吳淞故道誠爲第一急務并行藩司委官

又勘劉河淤道二十九里共長五千二百二十九

畝開闢不等總計人夫三十九萬八千四百一十二

工建閘二座每座工費千金以備水旱蓄洩約共需

費四萬兩吳淞江東至新涇口皆成平陸應開四千

二百五十一丈自新涇口迤至赤鴈口黃渡應浚七

千五百餘丈修復舊址塲闢約共需費十萬兩據司  
議援引明臣海瑞開濬故事請留康熙九年分江  
兩省漕折銀兩用充工費臣再四思維當此異常  
災之後村落飢民逃荒乞食日以萬計哀號求賑在  
在皆然臣與屬官勉力捐俸分發煮粥不過苟延旦  
夕實切救死不暇萬難僉派民夫舉此大工若欲徒  
責地方各官設處捐助亦終成畫餅勢不得不請用  
正項以濟目前急務仰懇

皇上俯念此江浙六郡爲國家財賦重地將蘇松常

三府康熙九年分漕折銀九萬兩浙省杭嘉湖二府  
漕折銀五萬兩恩準留充疏浚河工經費俾各處火  
荒飢民就近土工趁食是修水利之中兼行散飢之  
事一舉兩利者矣但恐部臣不允議留漕折則難爲  
無米之炊必致貽誤地方惟有再議將估計工費一  
十四萬均派蘇松常杭嘉湖六府場去年被災州縣  
分年按畝輸解抵還漕折不致重罹水患此出臣萬  
不得已之計倘蒙

皇上軫恤災傷予遣仍



賜勅支正項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請減浮糧疏

康熙十

江蘇  
布政慕天顏

竊惟江南錢糧獨蘇松最重亦惟蘇松積逋從未有一歲照額十分全完者豈民之盡抗頑而不畏敲朴乎豈官之盡闕茸而甘悞考成乎臣初至地方卽根究蘇松錢糧所以不完之故紳民耆老無一不曰故明之初重加浮糧積困難堪地之所產租之所入實不敷於供輸是以民困日甚不能完額臣思蘇松二府田畝稠額若照各省科算幾有十倍卽以鄰郡常

領科則相形蘇松亦兩倍過之俱不敢比例請減假  
使蘇松重賦或一宮曾經徵足或一縣可以全完或  
一歲偶完及額是

朝廷實收其用而小民力猶能勝相習既久臣亦不  
敢請也臣查康熙八年以前奏銷之數每年欠至六  
七十萬大半欠在蘇松卽邇來撫臣與臣殫力勸輸  
康熙十年十一年考成雖未完不及一分而以他屬  
之完合蘇松之欠通融算結之數非蘇松亦能完至  
九分也蘇松歲逋累萬斷斷難清節年造報

恩詔赦免冊

上諭停徵冊本折民欠可稽臣考故明之世此等州

縣錢糧完至七八分卽爲上考今漕糧升合皆歸

天備地丁分厘皆撥正用有一不完叅罰隨之矣小  
民之膏血無存則有司之智勇俱困甚至那墊以塞  
責一時此盈而彼缺舊補而新虧在民之收支反混  
徒有虛額無實濟積年懸項仍奉

恩詔故獨與其赦免於民力旣窮之後孰若早沛

恩綸培養斯民爲萬年根本之圖也哉我

皇上御極之初欽頒

上諭諭戶部查洪武以後因有舊怨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一處不許牛耕教人自耕比等情田部詳議察奏煌煌恩詔昭布中外此蘇松錢糧甚重正爲故明仇怨所加者臣細查江蘇賦稅源流禹貢揚

州厥田下下唐天寶後財賦始增宋保祐景定間蘇郡苗米額至三十萬松郡苗米額至二十七萬元始祖時悉循宋舊迨延祐中蘇州府夏稅絲二萬二千餘斤秋糧八十八萬餘石松江府夏稅秋糧一十五

萬餘石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怒其附寇取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名爲官田故蘇州特重松江亦然蘇松糧額其至四百萬矣建文方詔減免永樂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勅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一自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減額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官田準民田起科蘇松減額僅八十餘萬石從撫臣周忱之請也當是時蘇

州逋賦七百九十萬。吳江地多鹽鹵，知計置  
曲算奏減之。而王蔡爲稱民間重額，尚未嘗計此  
因漕運解脚運增耗米，沿爲正糧併入平糶，而  
分正耗至萬曆時代有增加。臣考蘇松舊法，又從  
錄文獻通考諸書歷載沿革甚詳哉。

皇朝刊定賦役全書蘇州府田地九萬五千餘頃，  
折色銀一百二十七萬餘兩。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  
餘頃，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歲，徵本色米豆四十二

萬餘石折色銀六十三萬餘兩此照萬歷年間定賦  
而萬歷年間之賦額比宋已多七倍比元已多三倍  
兩郡之民困於浮糧三百餘年矣如江西瑞袁等屬  
故明所加浮糧已奉

世祖章皇帝特允布政司莊應會條陳磨對舊額賜予  
豁免則蘇松事同一例可以仰邀

天恩前撫臣韓世琦於康熙四年疏請減額未蒙部  
議允行臣等條議剴切具題仍未議允臣非不知蘇  
松財賦天下軍需所係難以議減查經諸臣條請何

敢再行竄奏但臣迫切仰懇

皇恩者以臣身在地方三載設法催科未能如額嘗

因民間尾欠究竟催徵不得原無濟丁軍需見臣今

所請蠲減亦僅指權徵不得之虛數於歲入無損於

民困大甦恭逢

聖主在上將起百代之衰不使一夫不獲寧忍兩郡

億萬生靈沉困於故明之弊政乎臣謹就今日萬難

足額者而言每年約有民欠本折三十餘萬內荒坍

八占者居其一浮糧難完者居其二若止得荒坍八



占之糧除豁而浮糧不行減除則蘇松賦稅仍舊旣  
完今荒坍公占田地除臣另疏奏請勘豁外其浮糧  
之難完者亦僅二十餘萬矣卽以此二十餘萬將蘇  
松田地計算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  
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  
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  
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可不議減如是合算蘇松二  
屬田糧本折酌減與實欠無徵之數相倣在  
朝廷減其必不能完之數

洪恩已沛而

國計未勸在百姓寬其所萬難措辦二徵實惠而清  
而正供自力則考成可期全完而所移之弊從此  
絕矣

請減浮糧疏

康熙二十一年

江蘇巡撫 慕天顏

竊惟江南錢糧獨重於天下蘇松財賦獨重於江南  
人人所共知也因額重而逋賦難清因積久而民生  
日困又人人所共知也臣於康熙十三年備員布政  
使人覲時遵

古陳言恭具蘇松浮糧萬難完額等事一疏上奏其中備陳歷代增加賦稅原委及故明仇怨重徵江西恩器有例縷悉情事叩請酌減久達

御前未蒙

俞旨時值軍興需餉孔亟今八載不敢續陳伏思我皇上加恩於江南百姓蠲減賑恤屢邀特旨倍極優渥而江南百姓之急公報效較之往昔亦有大可嘉尚者邇自康熙元年以前錢糧蘇松民欠每年實有十分二三卽康熙十年至十三年難完數已及九分

然而存留錢糧未經裁充兵餉設法先九起運而後  
存留是止算起運之未完不及一分而合算此存仍  
有一二分遺欠不等也至康熙十四年以來存留錢  
糧盡裁充餉而完額亦至九分以外是向之稍寬於  
存留者今則急公並輸矣比之往時考成起運止數  
完是十分而有餘矣况叠遭水旱之時乎又且官宦  
加徵士庶捐餉無一不出在耕絀中逆賊吳三桂反  
叛之後

王師出征軍需取給於江南不下三千餘萬源源不

價此無他赤子之寸誠感戴我

皇上深恩仰體我

皇上焦勞恨不同心滅賊故不白計其家之有無互相鼓舞多方典醫竭屨輸將耳但存此不及一分之民欠即日加敲朴斷斷難完者非民之不盡力也吏非官之不設法也實因額額過浮法無可設法無可盡也今四海蕩平車書一統向之盡力以報君恩者切望九重之澍澤今之寬仁以培國脉者實非萬姓

之休養

臣

荷蒙

皇上使過之仁不加斥逐仍舊級調用去位之臣  
安敢復言民事但念人臣去國義不忘

君受恩深重視茲久困民生今重甦息養元之日  
不避斧鉞再瀆

天聽臣非市恩於謝職之日實爲寬息此民所以張  
右也臣計蘇州賦額平米三百六十六萬有奇臣原

疏奏請酌減浮糧二十餘萬如上則三斗至四斗外  
者每石減一斗中則二斗外者每石減七升下則二  
斗以內者每石減五升其一斗以內之科則不減在

國家正課原止減其必不能完之虛數在兩郡萬民  
共得將其萬難措辦之催徵若照江西布政使莊應  
會請瑞袁二屬浮糧減額臣之所請更少也至於民  
困情狀臣經屢奏浮糧緣由載臣前疏俱不敢瑣陳  
不職不能爲

皇上養斯民於樂利惟慶太平有象冀伸此愚忱僉  
安邦本萬年耳伏乞

皇上矜原俯鑒蘇松小民急公有效積苦宜甦

特賜准臣原疏

部議復行新撫臣核定二案川料則由減數目造冊請

旨施行

請蠲緩歷欠疏

江南  
延撫湯斌

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受鉞淵謀睿算威震海隅而轉輸不匱江南每歲木折五六百萬較他省蓋數倍焉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漕免丁待



徵漕欠除一時並徵之累

詔到之日黃童白叟靡不舉手加額感激而泣以爲  
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也  
獨是漕糧雖荷

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年  
並徵民力猶恐不支每臣一出士民環馬首泣訴求  
爲陳情者殆無虛日臣以國課關係重大

際此未可妄邀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皇  
皇哀求不已臣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國臣何敢妄

有所請乃於國計無所補益而下民實爲苦累不  
爲奏陳是爲溺職上負

聖恩矣故敢冒昧爲我

皇上言之

臣

按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

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灾荒逋欠獨多  
今年之尾欠卽爲來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爲次  
年之並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遇  
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且錢糧  
之在公家雖有起存漕項之分而小民之輸將總一

條編原無差別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卽是未完漕項之民今計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而二十四年新糧又復起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日輸比一年則十日僅三日空閒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其窮鄉僻壤奔走道途匍匐公庭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並比數年則先因某年之欠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下大和所必至也

臣仰體

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有司既不忍使疾苦  
遺黎受此摧殘又不敢以定限考成爲之寬假誠恐  
民之積欠已多剗補無術惟有切此皮骨以捱徵比  
官知逃年壓欠催科計窮亦惟拚一降革以圖卸擔  
究之官之更代愈速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差役素  
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爲民  
間止有此力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  
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畏顧考成那新補  
舊之弊民免累日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

故敢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漕欠之德意俯

俞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尚未奏銷不敢請緩

將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漕

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紓民困臣

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益承地多版荒

人多逃亡今時已五載牽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鄰戶

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實不乏倘蒙

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務

期全完在民既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額然  
後律以考成之法小民亦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惟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公  
帑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歌咏

皇仁億萬斯永永無極矣

請蠲蘇松浮賦疏

康熙二  
十四年

湯斌

臣惟財賦爲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爲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  
撫蒞土見錢糧屢年拖欠每常奏銷之期多有嘗欠

三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  
以仰佐

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  
裁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則  
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  
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爲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  
山傍湖旱澇難均卽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  
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漕贈五米十銀雜項差

德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舉出其中終歲  
勤動不<sub>能</sub>免鞭朴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  
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皆壤地相  
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卽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  
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  
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  
洪武年間籍張士誠將民私產號爲官田賦額特重  
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  
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



江祖三十餘萬石民困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  
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救  
官田之敝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爲奸其後以  
耗米作爲正糧又運諸費額外取之於民因事派徵  
又如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加益非復正嘉以前  
之舊至啟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堪命矣  
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歷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  
之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  
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

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湖湖賦重役繁以耗作  
正不得已爲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  
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餉急迫起  
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違部議以  
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  
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  
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爲吏誰肯以催科無  
術甘心自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苟且之計  
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欸或以

新糧而抵舊欠叅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  
以完爲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  
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  
雖嚴加追比究之欸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適遇歲豐  
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仍多掛欠又  
以年外報完未副議叙之例夫人才力不甚相遠豈  
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  
姓之脂膏旣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

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  
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赦獨我

國家~~安~~敷大賚每一

版認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額雖  
重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既窮之後何若  
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  
損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常委  
官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  
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倘

蒙

聖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  
科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  
此諸臣纍纍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罄之日且  
俱言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  
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懇與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獨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  
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爲生逢堯舜之

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上聞必當大沛恩  
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

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

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傳集廷議將蘇松錢

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  
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科則稍加歸併  
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  
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  
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  
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稅賦充而國用足  
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端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  
定未便更張但體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  
正宜變通况前朝之苛政乎我

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國計民生之  
大者

宸漠遠算總自

睿裁非微臣所能仰贊也

請減蘇松浮糧奏

雍正三年三月十七日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等請  
奏欽惟我

皇上念切蒼生勤求民隱惜閭閻之疾苦咨稼穡之  
艱難賑濟蠲除有加無已賜租減賦動盈數千百萬



德洋澤溥凡海隅日出之所無不被霑浩蕩仁心實  
政誠亘古史冊所未有也臣等伏查蘇松田稅宋時  
每畝輸賦一斗元時水田不過五升明太祖因蘇民  
爲張士誠因守不降盡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  
田按私租簿爲稅額每畝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  
上蘇州一府秋糧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時民  
田仍照元時之額歲輸僅十五萬石餘皆徵之官田  
松江官田畧少秋糧亦至一百三十餘萬石計蘇州  
田地山蕩灘溲等共九萬九千九百餘頃松江田地

等四萬八百餘頃以宋時均稅一斗合算蘇州正額祇應一百四十萬餘石乃加增二百六十四萬餘石幾二倍於原額矣至宣德時以蘇松官田租額太重遞減二分三分蘇松二府減七十餘萬石巡撫周忱定均耗之法以官田稅額攤派民田每畝稅額少者一斗九升多者三斗六七升不等其後以二府額糧太多地產米石不敷始於平米內改徵條折此地丁等項折銀所由始也嘉靖時增江浙賦稅百二十萬蘇松又在加增之內嗣後東南被倭又有額外提揭

之加萬歷時又每畝加增三厘 後於九厘外再加三厘自宣德遞減之後嘉靖萬歷時復遞增浮額三十餘萬于是二府之民終明之世困於重賦我朝平定海內悉除前明苛政各省賦稅凡嘉以後加增者槩行蠲免

洪恩浩蕩萬民樂業惟蘇松二府明代屢增之額因未經詳晰奏請至今仍舊伏查蘇州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里人丁匠班隨漕經費等項歲徵銀一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兩零松江府條折兵餉徭里人丁匠班隨

漕經費等項歲徵銀八十三萬三千五百三十二兩零  
蘇州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九十七萬五千二百  
三十石零松江府正耗漕白等項歲徵米四十一萬  
八千五百八十石零其歲徵額米歷年以來民間輸  
納完者居多且

天庾正供兵食攸關無庸請減惟額徵地丁銀項每  
至次年奏銷之期蘇州一府民欠必至三十餘萬兩  
松江一府民欠必至十五六萬兩積累數年動至三  
四百萬幸遇

聖朝特施曠典蠲免宿逋至數百萬而數年之內糧  
戶日受追比之苦地方官亦因承追而罷去者多矣  
此雖有額徵之名而無徵收之實也我

皇上心周蔀屋洞照萬里雍正二年江西南昌府屬  
明初加增浮糧已蒙

恩旨酌減寬免今蘇松浮糧事同一體但從來加浮  
之額爲數太多

國家經費浩繁理難照減查蘇州地丁銀一百二十  
九萬五千餘兩松江地丁銀六十七萬四千餘兩或

應酌減幾分臣等不敢擅擬仰候

皇上欽定此實出自

聖主曠代特恩非蘇松二府臣民所敢冀望倘蒙

俞允伏祈

勅下江南督撫布政司將所減銀兩作何分減之處  
秉公均派無少偏枯則二府十二州縣百萬黎元之  
于子孫孫咸永戴高天厚地於千萬世矣臣等謹將

蘇松二府每年實徵地丁等項銀兩數目漕白等項  
米石數目并自康熙五十七年至雍正元年民欠地

丁錢糧數目開單呈

覽爲此謹奏請

旨

減額蠲荒議畧

康熙十一年

江蘇布政司

慕天顏

爲地方之敝壞日甚等事奉憲行開准吏部咨開通查所屬地方從無陞任之官因何事故悉心確察作何調劑不致枉棄人材緣由到司本司遵奉憲檄採集屬郡之議直陳其重大切要者二端一則曰錢糧額重征輸難完夫江南賦重甲於天下而蘇松二府

尤甚焉計其額糧不惟較他省輕重懸殊卽較接壤之常鎮亦已倍而有餘考其由來明初以張士誠竊踞蘇州怒地方之附逆抗順遂取民間租籍照額定課故常鎮之田每畝科平米一斗五六升下至八升五升不等蘇松獨有浮糧重額在明朝雖已屢減猶每畝至二斗七八升至三斗一升二斗五升二斗三升下則之田亦科一斗九升夫收租不能倍於他處之產而輸課獨多於他處之額歲豐則穀賤傷農入不敷出一畝之租未能完一畝之賦歲凶則顆粒無



收追比不應一畝之糧反增數畝之費富者貧貧者  
逃亡小民膏血無存有司智勇俱困付之無可如何  
且額徵之課奉撥緊餉完解稍遲卽應譴責席不暇  
暖已造交盤故削職者迨無虛歲而逋賦者終成逝  
波今通計蘇松二府自元年起至九年止按民欠米  
完存錢糧凡十二萬有奇司府之催解已筆秃而唇  
焦州縣之敲追至血飛而肉爛官徒削籍餉竟虛懸  
此實因賦重以致敝壞而枉棄人材也一則曰坍荒  
田地缺額無補夫三吳州縣有地處極高遇旱則無

水可肩者有地處極低遇潦則漣河漂沒者如此瘠  
瘠之區全籍雨暘時若庶幾可望薄收否則終歲勤  
勩無顆粒之登然而皇恩猶可拯援良吏猶能補  
救若板荒坍江坍海公占田地未經請豁累民包賠  
其苦實甚焉沿江沿海州縣如太倉嘉定常熟上海  
處怒潮衝擊沃壤立付洪流沙土傾頽片刻能消  
數頃始也坍去猶少攤賠已屬難支繼而日削月深  
逋賦漸多逃絕無田無主縣官向誰征索其不束手  
掛愆豈可得乎至板荒之田大抵在高燥之區佃戶

元承鼎元 卷三十一  
拋迷業主故絕相沿數十載一望不毛卽使廣爲招  
募給以牛種土堅如石葦根盤結難於犁鋤况地絕  
水源栽種之後仍無灌溉斷難開墾陞科者此坍荒  
之害額糧何從措辦此外則又有公占之處公占者  
馬路橋梁烽墩土堡營房等類是也太倉常熟崑山  
嘉定上海等州縣俱有公占田畝及長洲丹陽武進  
無錫逼近官塘去處又有馬踏荒田

國家爲封疆之計立堡設墩修築馬路無非保護斯  
土但沿海各省遷截界外田糧例俱蠲豁此雖非遷

截者比然地已爲

朝廷公用貧民且悲失業豈堪又苦賠糧不知當日  
有司何不申請豁除痼害一至於此今通計蘇松常  
鎮州江州海板荒公占荒田未完各年錢糧不下數  
十萬在有司卽入面長材未有不力竭計窮蒙冤削  
職實爲此荒缺以致地方敝壞而枉棄人才也夫額  
賦之繁重如此荒糧之逋缺如此而明季時州縣有  
司完及八分者卽得報最故僭聞有陞任之官卽我  
朝功令甚嚴徵解錢糧必期十分完足而

世祖章皇帝時未完不及一分者亦予免議今則未完

一分以下者州縣罰俸一年司府罰俸半年俱停陞  
轉夫各州縣額徵起存地丁雖多寡不等分厘俱關  
考成即使賦非重額田無荒廢而巨萬金錢豈能零  
星尾欠槩以嚴法繩之惟有坐受叅處然就州縣而  
言之猶或有勉完及額者至於知府管轄各屬此縣  
卽已報完彼縣又或掛欠此項偶或無欠他項又仍  
未完參差不齊勢所必有而統計其管轄應完之數  
欠分厘卽列住俸之條似非鼓舞激勸之道如蘇

松常鎮四府無一歲能全完無一歲不參罰者矣藩  
司統轄歲額三百五十餘萬蘇松等處四郡錢糧最  
繁鎮或完而常不完常鎮或完而蘇松不完總計歲  
額即使竭蹶督催或不欠至二分之多亦止能完及  
九分以外若概以他省錢糧易完之藩司一例奏考  
自不免一名參罰矣爲今日請憲臺特賜具題亟  
爲調救之方以垂永久之利蘇松二郡額賦量爲酌  
減卽不能如他省之輕亦得照常鎮科一體分別  
徵輸則民力稍寬一分國課總收實效而民困可

矣。坍海坍江板荒公占田地見在邊員詣各屬州縣  
逐一踏勘造冊呈憲達部請賜豁免賦糧其板田荒  
地有尚堪招募開墾者力能設法勸輸墾種許以五  
年後陞科有司仍准紀錄則虛糧既豁款項亦減無  
包賠掛欠之憂矣。其考成則例卽不敢過望寬息請照  
世祖章皇帝舊例未完不及一分者准予免議則司府  
多方督徵長吏安心比解如是而地方之官猶不能  
整頓精神以樹尺寸之效者此庸鈍不肖之才又何  
有枉棄之嗟也。

覆詳節畧

募天顏

昔得蘇松兩郡土田在禹貢昔稱下下賦額原未浩繁自唐天寶而後東南賦額始增然亦不至重困繼此以降蘇州府糧額宋寶祐年間苗米二十八萬八千六百石增至三十萬三千三百八十石松江府糧額宋景定間苗米加徵一十五萬八千二百石并紹熙間舊額共二十七萬五百一十六石元延祐中蘇州額賦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賣鈔二千二百錠松江府夏秋二稅六



十五萬三千九百餘石又加九萬一千九百餘石共七十四萬五千餘石此宋元二朝之往額載在志籍者也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蓋地每畝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每畝三合一勺沒官田每畝二升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怒地方之附逆乃取諸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故蘇州特重而松江嘉湖次之至十四年春命戶部減其額凡一畝科七斗五斗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

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建文二年詔減江浙租賦云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民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永樂間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又勅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令嘉湖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七升二斗七升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

二斗者減作一斗從巡撫侍郎居忱之言也按居文襄本傳稱是時蘇州額糧二百九十餘萬石民不堪命流亡日多遂逋額七百九十一萬餘石忱乃與知府况鍾曲算奏減八十餘萬而王鏊猶稱民間重額今未盡除凡此沿革舊額蘇松志從信錄記載甚詳也自後田賦相沿宏治以迨萬歷年間雖曾丈量復定賦稅大約有增無損民困日深則是蘇松浮糧周文襄雖已奏減而困累尙多寧不有待於我

皇上堯舜之再生宏施浩蕩者乎今按

本朝賦役全書蘇州實在田地九萬五千一十九頃  
二十八畝零不等斗則共科實熟平米二百四十五  
萬八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派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  
八千三百五石零稅徭折色銀一百一十七萬四千  
一百三十一兩零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二百三十  
四頃八十畝零不等斗則共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  
一千四百九十二石零派徵本色米四十三萬三千  
九百二十一石零照宋多增七倍照元多增三倍二  
郡民生積困三百餘年未有不髓竭血枯馴至不可

救藥者然明時地方之官猶能保全陞任蓋因完糧至七八分卽注上考巡撫朱大器曾有完及八分官得陞遷之疏是民間尚有可緩之二分稍得存活今則考成迫切功令森嚴有司卽八面長材無不束手坐困而苟全功名之念一時催提緊急勢必那移補墊一年奏考或完通任之逋缺愈甚上年之額課或了今歲之新賦又虧且前官以逋欠而銷職後官接任復將新徵之銀代前官墊解以致本任交代遞墊遞缺牽混不清被叅聽勘莫不顛連困苦本司忝任

糾將之總若不痛切力陳有負

朝廷任使之意竊有所不敢而亦何以自安也今遵  
憲憲查順治十八年

上諭已於坊刻治平畧內江西布政司王廷疏中恭  
述又崑山紳士向刻蘇松浮糧彙考內亦載此條今  
其備呈并姑蘇志從信錄及前撫韓於康熙四年開  
請豁浮糧疏稿並陳憲電其江西南昌袁瑞三府類  
豁浮糧緣由一載治平畧內又松江紳耆備錄便覽  
併呈閱伏祈憲臺詳加採擇稽宋元之舊額則知

蘇州田賦原未倍於他省之科徵近訪江西之畧條  
則知往代浮糧久已遺

北朝之憫鑒况

天語痛革從前仇怨一方徵收甚重之害正蘇松二  
郡得解創懸之時若蒙特疏具題斟酌於宋元明之  
間或照他省一例起科或卽照常鎮一體定則將民  
困少難困課無缺本固邦寧之計億萬年澤被無疆  
而地方有司展布才猷不終枉棄又其後焉者也至  
於各屬故荒坍缺及占田地查太倉州荒占田六千

六頃八十五畝零嘉定縣種菜地田一百九頃一十四畝零於徹骨之累等事案內覆勘長洲縣地荒田二百六十六頃九十六畝零於板荒奉

青核勘等事案內覆勘常熟縣荒田五百七十三頃九十畝零於查勘荒田事各案勘報松江府之華亭縣板荒田一百一十八頃三十九畝零婁縣板荒田蕩一百八十一頃二畝上海縣板荒田五十六頃四十九畝零青浦縣板荒田四百四頃四十畝零俱於板荒爲累等事案內查勘常屬之宜興縣板荒田三萬



二百七十九畝零於袁徽積尾等事案內查勘鎮屬  
之金壇縣積荒田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五畝零於欽  
奉上諭事案內趙露又徐州板荒田四千七百二十  
五頃一十七畝八分八厘蒙總漕部院帥具題在案  
此外尚有崑山丹陽等縣俱有板荒公占田畝仰候  
彙查造冊申報夫此冊板荒田又不特浮糧之累蓋  
彼尚有田可種歲收薄斂不足完公此則併無地可  
耕典鬻路窮奚堪倍累至公占田土皆係順治年間  
爲

上差會閩泔泔字置營房臺舉修築馬路並築地已  
公用糧米露除俱懇憲恩並賜題額

興築婁江石塘申文

萬曆四十二年

明胡士容

長洲縣爲興築石塘事知縣胡士容竊照得三吳同  
爲澤國而長洲益復低窪所恃爲障水蓄水者獨有  
修築塘壩一節耳其在鄉塍岸聽民自築外查得婁  
門外之東接崑山齊門外之北接常熟齊門外之南  
接吳江此又當湖水之衝而爲水陸通途尤其最緊  
者也然婁江塘較之葑齊又自不同地如釜底東通

大海南達沙湖北接陽城巴城諸湖名曰至和塘實  
黃江故道爲東南諸水入海之尾閘又係軍民二選  
糧艘出入上司飛遞公文商賈往來絡繹必縣之要  
道修築更宜先耳乃每每修築不過編籬爲捷插木  
爲柵所以一遇靈潦洪水泛漲風浪衝決灌田沒路  
徒費徒勞其何濟乎職益反覆躊躇以爲此非若常  
崑之石砌決不可耳已經督同水利主簿張稜臨塘  
勘量自婁門外下鱗埠頭起至崑山界止其長六千  
六百四十五丈一尺內除前任知縣韓原善詳文官

銀築過陸涇湖西張涇等處築壩一百五丈其未築  
六千五百四十丈一尺合用青石每一丈計一層價  
三錢七分八厘四釐該銀一兩五錢一分二厘每丈  
椿木大小十根不等價三錢七分每丈用灰三十七  
斤八兩該銀三分石匠鑿鑿做光築砌扛椿每丈工  
食銀四錢一分斷椿削尖每丈工食銀八厘計一丈  
共銀二兩三錢三分總計該銀一萬五千二百三十  
八兩四錢三分三厘又夾水內塘八百八十丈三尺  
議用黃沙亂石築砌每丈料工銀一兩二分計該銀

八百九十七兩九錢六厘又查東西龍漈葵亭涇戚  
家涇等處水勢極深應添大塼石一層共用石一百  
三十丈每丈價銀四錢二分算該銀五十四兩六錢  
及查坍壞朱涇憲濟周涇新橋四座共估料工銀三  
十六兩三錢四分四項通共該銀一萬六千二百五  
十七兩二錢七分九厘查得本縣四十二兩年分  
原編導河夫銀六百兩并查東庫現貯各院道府項  
下入官還官變易盜賊失風無主無碍銀九百六上  
六兩七錢四分六厘五毫餘及本縣項下贖罪人犯

已收者併將支用辦具爲工餘少銀兩  
行陸結議處申請濟川庶蓄水障水有備無患而  
國丁田少有所墾不但便民之涉而已矣

石塘工完申文

萬曆四  
十三年

胡上容

洲縣爲興築石塘事奉本府帖文蒙蘇松兵備道  
俞憲牌蒲蒙撫按漕鹽四院申詳築造塘工緣由前  
事仰府官吏仰查築造婁門官塘工式所估料價是  
否實數所議動導河夫銀及見貯各院道府各項官  
銀中間恐有不應動支設或吊取作何抵補其估用

工料係少之數作何設處一一酌議妥當申報等因  
備幅河縣今該本縣知縣胡士容看得塘工浩大搜  
查奉金僅得十分之一當此公私交困興是鉅萬之  
舉又不得不多方設處蓋既圖興利賴於斯民自不  
敢恤一身之勞瘁原詳各院道入官等項錢糧切思  
邊海之邦宜備不虞仍聽貯庫不動支外先將導河  
夫銀與職所捐俸薪贖銀共銀八百六十一兩給發  
新詳本縣海崇稜選擇誠謹者民鄉廉鄭大淳余傑  
等事督於四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一面興築一面勸

商閩郡士民義助有濟神先達大學士申時行等舉  
人徐洲等監生翁正學等生員盛際等水縣縣丞汪  
其俊等商民汪芳張邦箒等一倡百從共捐助銀三  
千六百八十四兩九錢七分零民鄉廉許策夏奉石  
等願捐已資共助築過青石塘一千七百九十四丈  
五尺監生顧緒餘等助築過青石塘六十丈五尺生  
員顧維植等助築過青石塘八十九丈及蒙撫按兩  
院并本縣詳請李廷言等築過青石塘七百二十二  
丈橋二座又蒙院道府詳允發下變易通倭贓貨銀



二千兩監生王騰守銀一千五百一十兩五錢八分  
本縣項下罰追胡試等銀一千二百四十三兩三分  
三厘通共銀九千二百九十九兩五錢八分三厘又  
該職親詣塘所備細覆估其青石外塘原估照崑山  
事例每丈減去工料銀三錢三分實該銀二兩共  
給發銀七千七百四十八兩一錢七分築完青石外  
塘三千八百七十四丈一尺又給發銀八百三十二  
兩六錢九分七厘共築完黃石內塘二百七十七丈八  
修造未詳高濟周歷新橋四座楊渾蕭涇陸市司

馬吳涇等橋六座漫水于橋二十六條并東西龍湫  
成家涇等處水勢極深處所增大石木料等項于本  
年二月二十八日完工訖所有耆民宥戶石工等領  
狀包固甘結在卷申報外又周過興工破土祭禮等  
項銀三兩六錢七分鑿立界址石碑城磚砌灰椿木  
等項工料銀一十一兩三錢三分俱有案卷又查得  
塘工大舉尤宜慎始圖終日夜不無坍塌所宜預爲  
防備今查除完訖存銀七百三兩七錢一分六厘內  
總會同吳縣吳江見行修築寶帶橋工二百兩外相

應於內動支銀三百兩委端謹者碩擇買膏腴常稔  
田石佃管種另立印簿歲收花利積貯專抵修塘之  
用日後設或衝頽務令估勘明確動支修築不得別  
項挪放以滋浸沒伏候詳允一併勒石餘銀二百三  
兩七錢一分六厘聽抵刊刻碑石與大柵印書冊及  
備木扁花紅給賞塘工事內効勞員役等項另文申  
報

置修塘義田申文

萬歷四  
十三年

胡士容

長洲縣為興築石塘事案奉各院道批詳前事該知

原委督工誠謹農實耆民鄒濂鄭大淳俞樸各項銀  
一百兩選買沃腴常稔園字等埒上則田共計一百  
五十畝每歲收租除辦稅糧外每五十畝應收納租  
米三十五石計準銀一十七兩五錢但官田與民田  
不同官佃與民佃少異宜照民間稍示寬恤每五十  
畝再減租銀二兩五錢止令納租銀一十五兩計一

百五十畝其應取租銀四十五兩豐年不增凶年不減歲以爲常無容更變庶幾樂佃樂輸而民無逋歲官有實用矣再照義田一節田旣屬之官田租亦屬之官租其非民間所得侵逋明矣所慮者官府之那借接膏之乾沒耳抑或度支不足遂旁啟別門而歲月延淹視爲故事每見利弊移人卽賢者不免是不可不圖永久策也蓋職向者區區之意自婁江塘之外尚欲南築葑塘以接松陵北築齊塘以接海虞而獨以民窮則盡大工不可一時並舉故止築此四

五里卽復以餘銀置田歲積錢四十五緡銖積寸也  
度十年便足爲葑塘之用度二三十年便足爲齊鼎  
之用後有賢者家視其事可不必世借方於民矣若  
夫今日之塘亦旣堅厚且十年之內自有匠工包修  
其認狀具在而何所用官帑爲仰用之或取之一二  
年足矣豈必歲歲而用之政惟歲歲不用則租可貯  
而息亦長豈非賢智者他日之事乎哉伏望檄下  
本縣遵令勒石仍立爲冊自今伊始田畝分圩開註  
於前租數逐年登記於後凡出納之數一一必書其

非塘工以內一毫不許動支每遇歲終驗數貯入併  
送查盤銀及百兩以上卽仍令買田歲收花利如初  
倘有奸胥冒破及指稱動支塘外別用或虛立修塘  
名色付取稱爲公費必吏引侵欺之律官嚴篋篋之  
條庶田租水利還相爲濟而臺憲憲法永施不窮職  
今日之任勞任怨任謗或可諒於數十世之後也今  
將田畝圩號坵段及佃戶姓名一併開報擬合巾詳

至和塘考

宋沈括

至和塘自良山縣達於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

無陸途民病涉久欲爲長隄抵禦無處求土嘉祐中  
有獻計就水中以蘆條爲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  
六丈又爲一牆亦如此澆水中淤泥實蘆條中候乾  
則以水車畝去兩牆間薄水牆間六丈皆留半以爲  
隄脚掘其半爲渠取土以爲隄每三四里則爲一橋  
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爲利

版蕘滅則原詳木府申文

乾隆元年九月廿四日

張若熾

元和縣爲援例詳 題改則事竊惟則壤成賦原

因地土之腴瘠定科則之重輕茲查卑邑分管



田地全書開載版荒田地山蕩捌拾玖頃玖拾玖畝有零向已另編科則止徵荒折不辦漕糧但每畝額徵重者有至壹錢伍厘分不等卑職因公下鄉留心察看或草根蟠結泥石如骨或水灘窪地非漏卽淹一切禾稻稊糧皆不可以種植間有生長茅草抵辦折銀什不償一是以卑縣應徵荒銀壹千壹百叁拾餘兩歷來逋欠一遇催追小民惟以賒糧哀篋誠爲可憫卑職以於地仿查報堪參內附達 憲明再查卑邑

所轄貳拾柒都南區溝內有漕田田蕩五百頃捌拾畝零原係版荒康熙十七年清丈改作漕田然地實低瘠屢年積水豐年不發現今水流並無生植似應仍改荒則一併減徵正在逐一查勘核明版荒原案造冊詳報間接奉 憲案轉

奉 藩憲札開照得崑新兩縣坍荒山蕩現奉特恩諭查地方有司當欽遵速辦務使實在賠糧者早除積累可以辦納者酌量定則坍者係濱臨何湖何江果歷年冲削實在並無形跡荒者又

因何緣由現在出產何項每畝每年可以辦銀若干應將某則照減某則應令印官詳細確勘繪圖造冊取具印結速詳該府應須嚴加稽察毋任遺漏荒坵轉將熟田混冒等因到府轉諭下縣仰見

聖明該求保赤 各憲念切民依卑職忝居民牧政不致謹辦理除坵沒公占等項田地核冊查勘歸木案另報外伏查卑邑前項荒田不植五穀止生柴草計每畝原額徵銀自壹錢陸分至叁

分陞釐零不等應請照荒地科則每畝徵折銀  
陸分玖釐伍毫其版荒蕩畝不堪種植准長游  
草計每畝原額徵銀自肆分柒釐零至貳分壹  
釐零不等應請照荒山利則每畝徵折銀壹分  
伍釐伍毫零用敢分晰區畝田蕩投照崑新兩  
邑裁減浮糧

恩例造具細冊呈懇轉請具題倘得仰邀  
曠典則闔邑黎民咸沾憲德於無旣矣

奉憲勘驗核題節畧

張若巖

元邑分管田地全書開載有版荒田地山蕩八十  
九頃九十九畝有零地土瘠磽不能種植五穀是  
以丈列額外另編科則止征荒折不辦漕糧每畝  
額征重者至一錢五六分不等額征荒銀一千一  
百三十餘兩歷來逋欠再二十七都南五河內有  
漕則田蕩五頃八十畝零原係版荒於康熙十七  
年清丈之時改作漕田然地實低瘠歷年水淹並  
無生植乾隆元年欽奉

諭裁減崑新兩邑浮糧遂於九月援例詳請將

前項荒田照荒田科則每畝征銀六分九厘五毫其版荒蕩畝照荒山科則每畝征銀一分五厘五毫零奉 院 司批委總辦廳勘驗得實田共佔田蕩七頃七十八畝四分九厘三毫另案業請落糧又則賦相當田蕩二十二頃三畝五分四厘五毫毋庸請減外實荒田蕩六十頃一十七畝八分一厘五毫南五畝下低田蕩二頃一十三畝四分一厘五毫概係曉瘠不毛水灘窪地按照荒地荒山並減業經造冊核造

婁江水利考

沈德潛

禹貢震澤底定由於三江既入三江之名班固桑欽郭璞諸人論說不一而張守節史記正義則曰蕪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松江後名吳淞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名東江一江東北下二百餘里入海名婁江唐仲初之說亦然蔡氏註尚書宗之其說是也後白蜆湖一帶片小漕六燕及通海諸港日就淺狹而東江之身遂湮惟於胡亥流北注吳淞從婁之劉家港入海安亭十月

元和縣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

弔閻閻賦

明 王 鏊

昔閻閻之霸吳兮卒託體乎茲邱慨往蹟之日湮兮  
留不可乎復求峯巒紛環兮浮屠臺殿鬱以相繆  
叶 忽半閻之坼裂兮劍池漭淪而深黑俯莫測其所  
窮兮仰不見乎白日兩崖嶽崎而闔闔兮又巉巖而  
斗絕信天造之險巖兮爲神怪之窟穴將舉首而闕  
其淺深兮先魂驚而慘栗彼呂政之雄哮兮力驅石



而填海將破山而求之兮藐不知其所在宜元之之  
不信兮謂往矐之我給歲正德之協洽兮劍池忽焉  
其枯涸何昔日之湔淪兮今山徑之峽峭伊水旱之  
常數兮非予心之所度石谿窳而叟敵兮類墓門之  
頽駁試往造乎其間兮將舉首而旋却始沮洳以忽  
明兮諒欲退而不可儼奏題之可捫兮森怪石之欲  
墮豈漆燈之將滅兮若有俟乎王果喚吳王之物化  
兮求髣髴之不見想頽池之既塵兮何有玉鳧與金  
雁彼桑郢與扁諸兮疑此語之爲幻何千年之神闕

今忽一朝而呈露也旋黜然而復顯兮殆神物之呵護也前歲山之強項兮後會稽之妖伽嗣前山其猶有障兮當多藏之爲害獨空空兮以保全兮因茲邱而增泐

虎邱劍池贊

宋張栻

心乎淵停其靜養也卓乎壁立其自守也歷四時而無虧其有常也上汲而不窮其用不膠也其有似於君子之德乎吾以是徘徊而不能去也

上呂相書

宋范仲淹

姑蘇四郊畧平窳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沴焉人必薦飢可不經畫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松江又使東北入于楊子江與海也其利在此夫水之爲物蓄而渟之何爲而不害決而流之何爲而不利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其謂不然

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豈獨不下于此耶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閘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水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閘常時扁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扁之駐水既田可救燥涸之災澇歲則啓之可疏積水之患或

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  
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災沴之後必有奇疫乘其羸  
憊十不救一謂之天災實由飢耳如能使民以時導  
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之不飢而死曷爲其勞哉  
民勤而生不猶愈于惰而死乎或謂力役之際大費  
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  
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  
無復有焉如豐稔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  
罷用米九十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

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董此之出較彼  
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沙湖導川  
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滅之使淺  
可以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  
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猶有二三未  
能播種復請增埤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  
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  
文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  
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歛滄之事職在郡縣不

時聞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  
先至非朝廷上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  
事之意矣蘇常湖秀齊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  
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  
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  
也

三學上陸家宰書

明文徵明

比承榮膺簡注進乘鈞衡邸報播開溥海外內莫不  
鼓舞稱忭况鄉里後生與有光寵者乎恭惟叨公累

朝舊德盛世珪璋特達光明大雅愷悌出入將相聲  
望偉然天下之人所爲望霖雨於明公者非一日矣  
今茲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以佐天子出令而迎斯世  
於掌握間固明公分內事也某等猥賤晚末莫展賀  
私方與四方人士喁嗟盛德以爲天下斯文之慶豈  
敢意外干犯輒有陳請而事機可乘勢不容已者  
亦恃雅庠江濂不深譏責故卒言之竊惟國家入仕  
之階惟有學校一途而當時法式章程咸出我太祖  
高皇帝親定最爲詳密而累朝列聖不無少有更張



誠以聖化優游涵滋久人材蚩與其勢有不得不更者故隨時消息而行者不以爲敝論者不以爲非蓋自洪武二十五年重定歲貢額數郡學歲貢二人州學再歲三人縣學歲一人當時人材尚少儒學生徒徃徃不充廩增正數除鄉試中式之外其餘在學者不過五六年升貢者不出三十歲故其人皆精力有餘入仕可用而其功名政業徃徃畚於正奏之列無少軒輊也自永樂元年正統二年景泰元年三次開科各處解送舉人不拘額數遂有頓增至二百名

者一時國學人衆乃量減貢額然中間或行或否皆視解額增損厥後解額既定而貢額竟不能復坐是學校壅滯遂有垂白不得入仕者於是胡忠安公在禮部思以通融振塞建行四十強仕之例而士子稍復自拔歷五十餘年人材又多學校又大壅滯太原周公在禮部乃舉復洪武二十五年之例然僅僅五十年而止迺遲至於今日開國百有五十餘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學校廩增正額之外所謂附學者不啻數倍此皆選自有司非通經能文者不與

雖有一二倖進然亦鮮矣畧以吾蘇一郡八州縣言之大約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貢不及二十鄉試所舉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衆歷三年之久合科貢兩途而所拔才五十人夫以徃時人才鮮少隘額舉之而有餘顧寬其額祖宗之意誠不欲以此塞進賢之路也及今人材衆多寬額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幾何而不至於沉滯也故有食廩三十年不得克貢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補者其人豈皆庸劣駑下不堪教養者哉顧使白首青衫羈窮潦倒退無營業進靡階

梯老死牖下志業兩負豈不誠可痛念哉比聞侍從  
交章論列而當道者竟格不行豈非以不材者或得  
緣此作進而重於變例乎殊不知此例自是祖宗舊  
制而拔十得五亦古人有所不廢豈可以一人之故  
併餘人而棄之或謂四十之例若行則不勝求仕者  
之多將遂無所位置此又何足病哉今但杜其願受  
教職之請限以依親之例程其入監之期一時士子  
幸而解其學校之苦稍紓目前之急莫不甘心自引  
豈皆以得祿爲榮哉不然卽有所授亦不至大妨天

下之賢卽如近時上馬入粟者皆得比於克貢之例  
循資歷歲亦皆有所昇授此其人固有能自立者然  
而倖進者不爲不少朝廷所得於彼者幾何遂使統  
袴之子得以奪賢俊之路有識者嘗疾首痛心於此  
矣明公崛起學校奮身賢科操古人之心負天下之  
望日歷而知身更而信能不有慨於心今當可爲之  
時在得爲之地能不惜一舉手振袂之勞則其事無  
不濟者若四十之例事大體重不敢覘覩而歲貢二  
人則是洪武舊制又經近歲舉行伏望留意檢察或

因人建言舉行或乘大需條下使士子得沾潤澤之恩而仕者無咎竿之嘆則豈特區區鄉里與有榮澤實天下斯文之幸也昔宋富鄭公當國而同學友段希元魏升平猶滯場屋公不欲私於二人乃建一舉三十年推恩之例當時以爲盛事後世以爲美談近時胡忠安公四十強仕之舉太原周公一歲二貢之例或謂皆有所爲而行蓋皆不私於一人而必推之天下也二公一代名臣世之論者曾不以此少公而更以爲美誠以其能公天下之心而行也若明公今

日之舉則又以天下之心行天下之事初無二公之  
爲則其所成所益又當出於其上不特二公而止也  
伏惟留意處分天下幸甚斯文幸甚

上王侍御書

趙同魯

竊念國家賦稅莫重於東南東南列郡吾蘇爲最然  
自成化辛丑大稅之後二三年來雖獲小康迄今傷  
者未起病者未復室家子女壞者未盡弄賣者未盡  
墮臂猶病後之人僅存喘息肌肉未充元氣猶弱未  
可遽謂無疾而不加以樽節愛養也原其昔之釀成

此患者由當時有司奏災後時所致也奈何今年自夏徂秋亢陽爲虐田疇龜折除有水車戽可救外其田傍山高阜人力不及禾苗稿死者損其三之一秋成失望誠爲可憂閣下今已先時奏聞吳民嗟甚近蒙欽勅主事陳大人來蘇盤窵稅糧餘米易銀解京賑濟開闢飢民此誠出皇上之淵衷國家之急務不容已者一者列國尚相賙卹假貸乎無有矧今天下一統天下之民皆我皇上之赤子皆吾民之同胞其可不賙卹乎然有一說焉以吾蘇生齒繁夥若此所



存稅糧不過四十萬石卽今荒旱之兆已著其可不預脩賑濟之計乎必也是乎此而後及乎彼可也若儘數以奉承之則災民何所仰乎使東南之力本既盡則何以給公上之賦稅克朝廷之儲峙乎加以天下形勢言之則畿內者腹心也關陝者四肢也今四肢有疾而欲剝腹心之肉以補之其患將有不可勝言者豈特救弊成痍而已哉此愚所以懷濟室之憂也關下誠能聽納愚言與之商確處置如有不協卽條陳以聞務使彼此兼濟遐邇均安以銷患于未萌

則民雖至愚孰不成聞下之恩德于無窮而閔下之名位錄詩方典未艾其有既乎

又上李侍御書

趙同魯

吾蘇今年春三月不雨自四月以終五月霪雨連綿洪水汎濫田疇泮沒殆盡人苦墊溺無算以長洲一縣計之僅存者十無二三其間插蒔未周已蔭而全口者又過半焉况皆重則之田窮赤之產男女力車岸旦夜築隄防東坍西倒則疲於奔命飢腸欲絕足則成血先是既重困於開河之役矣今復罹此愁嘆

載途如不欲生者何蓋懲成化辛丑之弊故也其時  
有司勘災急於奉上緩於卹民此等之田目力所不  
睹足跡所不及望闕報數以荒爲蕪催科之際急若  
束濕血肉淋漓於道路死殣枕藉於原野是時常進  
言於巡撫大人今冢宰王公矣伏蒙開納深加獎與  
停免折糧官銀之半計數萬兩布疋稱是然亦未能  
甦其一二死亾者萬計此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也今  
被災之田已沐奏聞矣踏勘之際伏望委任清正官  
員沿厓履畝務存矜卹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深

寇一分則民受無窮之患閣下何惜而不救其垂絕  
之命乎且賦役者朝廷之財用吾民者皇上之赤子  
赤子爲國家之元氣財用直其肌肉耳與其惜肌肉  
孰若保元氣之爲要乎此聖人治未病之意也夫獸  
窮則攫鳥窮則啄人窮爲盜固其所也卽今盜賊充  
斥已非履霜之漸後必甚焉此堅冰之必致者也不  
然飢餓之民來歲將何力本以事耕種而待秋成乎  
今欲萃而正之果何術哉必也卹其飢寒救其疾苦  
以革其心嚴糧里保伍之任以塞其源校巡捕藩柵

之制以絕其流庶乎斯患之可消弭矣

虎邱山序

晉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貴若茲山者高不抗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踈林秀壁數尋被蘭杜於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懸蘿卍磻游浚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迥石將頽而更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典依永和聲之製志由興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韻復成文暢于鍾律出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藉斐

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鐫鏗之節故總轡齊鑣競  
垂於山下雲台霧集爭欬頰於林泉于時風清蓬谷  
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洒午飄颻于  
蘭皋山禽嚙响時弄聲于喬木班草班荆坐嶠石之  
上濯纓濯足就滄浪之水傾縹菟而酌旨酒剪綠葉  
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踪鎗然似共九成借韻  
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虎邱夜宴序

唐

獨孤及

一作  
李白

方今內有夔龍臯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

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壺以宴朋友笑歌以  
展夜月吾黨之職也我是以有今茲虎邱之會巖巖  
虎邱莫吳西門率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踰鏤丹  
窾白雲于蓮宮之內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巖  
烟掃除肅若有待余與夫不亂群于鷗鳥者衝流霞  
之杯而羣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兕觥既  
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敷奏雲去日  
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於斯時  
也撫雲山爲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頽然樂極衆慮皆

造于是杳緝屢舞而嘆今夕河夕回者八人醉者皆賦以爲此山故事

三吳水利圖考序

皇甫汭

昔禹抑洪水疏九州陂九澤諸夏又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則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泗會于楚西通漢川雲夢之野東通鴻溝江淮之間齊醜淄濟蜀穿一江於吳則通三江五湖皆可行舟餘用溉田百姓饗其利而水利之說興焉子長著論于河渠孟堅推廣于溝洫而水利之書成焉鄭國始開而秦



以饒足宜房未塞而漢遂不支此其利害之大較矣  
吳本具區涌川開瀆吞江納漢出乎大荒之中行乎  
東極之外浸莫大焉若夫壞墟映楚畛畷帶郭灌注  
則塉瘠盈鍾壅閼則腴衍枯粒海陵之儲天府之所  
仰給也元嘉肇葺谿之功大業興京口之役蓋地勢  
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其要在於導之使趨故曰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是已矧揚州之域厥土塗泥易於淤  
積厥田下下難于障流加之淫雨告災稽天示逆牛  
馬莫辨而民其魚乎甲辰之歲侍御新昌沃洲白公

際靈長之運立寧安之朝未嘗軒而來巡緬澄清以  
寄慨甫肅吏軌亟求民瘼乃建議陳疏條列五便酌  
賈讓之令鞫殫及三慮存邦生之往鑒上當宸衷下  
協羣筭詔報曰可言悉施行民同懣勞職司惟恪精  
庶巨報遷雖功未克竣而惠亦霑矣聞又考迹往牒  
綜覈舊聞蒐桑氏之經詳周官之制遠追韓牧近訪  
謝琛時則文太史氏雅善與聞窮河源於筆端歎祗  
軸于指掌草未殺青而瓜代行矣聞置郡齋書存私  
篋越歲己未太守陽曲王公承應蒞止畱心民務周

省阡陌勸課農桑每思白公之遺歎召父之羨因覽  
茲圖爰購全帙校而刻之屬序於余其爲編也總圖  
一郡圖四川圖一縣圖十有八爲水二千二百九十  
有奇爲岸一爲堰十壩二十有五閘三十有一各系  
以考說凡奏疏二工計一以至諸賢論述名臣奏記  
並采而附焉缺嘉興湖者以非管轄之地聽未遑駐  
蹕夏書載禹治水而篇名貢者重邦本也逮公總憲  
西臺存儲南甸今日成賦之逸咸昔底績之夢若心  
計而預定焉者經國其有徵乎夫治水必躬歷山川

非妄意戶牖可測而知也以鳥之神而不免蹈雀卽  
搏者蓋地有卑高土有沃鹵流有緩急脈有淺深勢  
有迂迴非咨詢相度力曷施哉其次莫若智智者亦  
故而已謂循禹之舊也余嘗登姑蘇望五湖求源于  
宣歙迺委於茗荊乃知水由五堰百瀆東匯於三江  
截折而之海白蕩七鴉尤要害也大都水滯則爲害  
流則爲利洩則不滯蓄則不竭滯則長流而後浸漑  
適宜漕輓稱便弭謗者札喻于防川衛生者致察於  
榮絡合單子之書殆思過半矣我明若夏忠靖公已

試之蹟吳李遵之功特最焉漢延年之言曰河須按  
圖書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雖桑海或遷而歸墟則  
一是編也實千載可率之典功與言同不朽云

清理田糧序

知府王儀

儀再守蘇之三年量田攤耗之議已行切念蘇州一  
府其賦當天下什二賦既繁劇而田額漸失其初偽  
竇滋蔓際此而不知救正之則豪強擅其利而民立  
困矣於是量田則事核而難隱攤耗則賦平而額足  
二者補救之大本也且夫量田之議大臣疏于朝而

得請攤耗之法鄰守試于湖不有或遵而來之亦何  
難哉乃昔所謂坍荒公占無徵之地賦凡一千餘  
五千七百石有奇詳求所以抵補之者蓋亦當切  
請焉取其六於各邑所隱之田取其四于市京雜稅  
之內則足以相準矣擬減公家之賦所不敢也使民  
世入無田之賦吾獨忍乎哉 閣官符凡奏議移文  
書呈問難得于上下者若干官悉使佐書錄之類比  
條分萃而成冊則謹序其前而刻諸梓焉非以自伐  
也 有錄則可考可考則易知使世有厚譽我者籍是

錄也當知其非一人之勞其或有罪我者則亦當原  
儀也蚤夜不忘蘇民之意乎

虎邱山志序

徐乾學

新刻虎邱山志係太倉顧子伊人重脩其書分本志  
泉石寺宇古蹟祠墓人物高僧仙鬼題咏雜志爲十  
卷旣告藏寓書京師屬子序予惟此山有志昉于明  
初王仲光審寶蓋據會王父攷雲嶠類要舊本然已  
斷爛不復全其後有雁門文肇祉本最後則松陵周  
氏本周本繅苻失次且未及流傳世所傳雁門本也

伊人折采三家楚燕剔蕙發上列其功爲金天  
茲山之有開于世也傳矣其間河經楚林南去則  
好事者僅視爲遊宴之地嘉山美樹衆湮沒于斧  
酣飲之中其議故弁鄙不足道即有一二好古之士  
問閭閻之古墓訪王珣之舊宅歲月踰邁光景彌新  
亦第以風流相嘆悼耳今觀伊人是書事蹟則存其  
者踏跡者不錄文賦則載其雅者誕謾者不錄山  
景物亦嘗廣收博採以附古者登高作賦之道然  
耳爲茲山備掌故耳惟遇古今奇偉節烈之士及一



切名賢理學幽巖不傳之匠如唐顏魯公宋尹和靖  
諸刺蹟不惜為深適隱大書特書者惟恐忠孝之或  
絕于人間而大道一日不彰于天下也如伊人者可  
謂神所用心矣後之人觀其取舍審其別擇其亦將  
撫是編而愜息也夫

續修長洲縣學募序

彭定求

長州學官在郡城之東規模恢廣自帥府駐蘇時權  
爲聖事公署蹂躪獨甚至聖殿明倫堂爰乎將頽先  
賢兩廡與啓聖公祠傾廢無存于是定求始其

成殿堂甫將兩廡亦建再募千金而啓聖祠乃成  
計集募一十七百兩有奇自是經始浚深力崇  
尚有鉅工亦興以待能者暨丙子風雨告災殿堂之  
修者復做芝巖嶺中丞憐焉傷之捐金五百鳩工庀  
材因得指撥梁棟以迄于今然此當大敞極壞之後  
指拂經營特先其至急者爾若按諸前志則殘闕正  
多迫不迫學之宏麗并不迫吳縣學之繕修完好  
也特先舉舊觀之宜急復者一曰萬代宗師坊所以  
欽崇聖教海寓齊觀也今則柱石孤立矣一曰萬仞

官嶺所以樹諸崇翰孔固厥基也今則一望平蕪矣  
一曰泮池原道河渠之水滙潄泓然采芹藻歌思樂  
義取諸此一曰與賢達材兩坊儼乎禮門義路俾過  
其下者矩步繩趨弗敢踰越今則流者淤塞峙者頽  
敗矣凡此四者不獨係觀瞻之隆替亦關學校之興  
衰此而不復舊觀未可以藉手也定求養疴却掃槩  
謝交遊然恐蹈有初鮮終之咎故復不揣言輕如羽  
告募至三統計諸工估費八百兩有奇較之前此所  
募猶不過三之一也伏惟聖人之道如日中天恭遇

我

皇上崇儒右文隆名盛典於是聖代天下學校所  
御筆有賜

御贊有刻且當

萃萃勝巡瞻傾而服廣鄉舉之類增入泮之名凡列  
儒林靡不沾被樂育矣獨我長洲爲吳中首邑人文  
蒼萃而勝亦根本之地乃使之抱殘守闕惟吾黨之  
羞也將伯之呼烏能己已願我同志不爲人地欣助  
觀成無訛定求發棠之請勒石爲功翹首以俟康熙

癸未十月既望撰

重刻吳郡續圖經序

李因培

有宋樂圃朱先生以粹學宏著高志著述其繼安定先生爲本州教授學者之至益衰而郡學之規制亦由是始廢所著經義有易解書贊詩說春秋通志中庸解諸書於博古有墨池編琴堂雜志瑛史諸書而吳郡續圖經則以郡守之請繼祥符圖經而有作也蓋真宗時奉朝命郡國俱有圖經之獻卽今之郡邑志也郡守以前圖經事多湮落又形勢之變易法創

之仍革歷數十年已多不作不能無事於續尋自在  
文不以多而適能補苴先事之疏洵盡陳見前之規  
模咨時而論之先生故此編之作詳而有要簡而益  
言前圖經可共爲一書分之亦自作一書至於紀  
之中隱陳諫之思若志水道則條晰利弊紀戶口  
籌噓風俗舉開治道民生元不惜疊疊言之又以  
見先生之平當世而未嘗一日忘焉也凡纂郡邑  
志者於時事廣之咨採稽之案牒於前事必徵史冊  
以爲信然往往有一名一物潛擷瑣典史傳所不盡

存者不能不時資紀載家言如漢三輔黃圖吳地  
記風土記裴陽自傳傳像章記等編皆簡冊無多而  
志乘家簿一時蹟聞傳信旁羅齒證至有獲其片語  
如拱鑿貴之藏著龜之告然則此編之存不獨爲吳  
中志乘者當虔先河之祭卽凡志勤往典有不同鴻  
寶之秘之惜之者卽是冊一刻於宋元符間這五百  
年別無毀本故流播未廣其裔孫鑰奉先生祀孝謹  
於遺書多力爲刊行更出家藏此冊鈔本校梓以傳  
是信先生著述之重愈久不可泯蝕而若鑰者其不

謂先生之賢于姓舉

唐宋五賢祠碑記

雷鉉

先賢祠寺修葺以時邑有司職也有司困於簿籍且  
數更代未暇乃而司訓力圖之可不謂賢乎蘇州之  
有五賢祠祀唐刺史韋公應物白公居易劉公禹錫  
宋長洲令王公禹偁暨蘇公軾傳在虎邱山頂歲久  
傾頽主守偕察欲興復而艱於力當道議舊守盧公  
祠改前堂祀五賢後堂祀盧公仍久而未就元和學  
司訓賈若天修曰五賢流風餘韻不可泯沒且



聖主南遷御製五賢祠詩祠不修其何以稱焉乃遵前議  
庀劬以葺殿 攝元和令李君棠爲之請記夫祀章  
白劉三公爲郡守者可式矣祀王公爲令者可程矣  
祀蘇文忠以公晚年嘗寓吳則凡爲士君子者咸可  
思矣所謂膏乎百世之上足以興起乎百世之下者  
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費君推此意以造士庶無貧乃  
職故記之

重建鄧武順王祠記

李良弼

庚辰之春余初蒞元庠恭謁 忠義孝悌祠見有

先賢武順王吳公神位而無朝代名號隨唐郡志武  
順王祠在唯亭今廢何代何名仍未詳載此心皇皇  
深憾考訂之無從也一日忽得勤齋朱君刊行伊祖  
蘭州刺史月石先生中路集讀至謁寧河鄧武順王  
祠詩有勲名驚海甸絕塞著尊崇士庶瞻依切羌番  
企望同之句始知印明史中之功臣鄧公諱愈者按  
公虹縣人以翠城於東南征羌番於沙漠贈寧河王  
賜諡武順歿後凡公鎮守之地皆叨享祀之隆如西  
陲爲不羌舊部亦有專廟在焉蓋月石先生素稱秦

關良翰故望風景慕而展謁之耳夫公以開國大勲  
有功蘇郡因以爲馨香永光俎豆但非誕生茲土  
安可置之忠孝一祠何況姓諱俱訛草率已甚揆之  
朝廷崇德報功之典詎不謬哉余旣忝乘鐸敢諉職司  
遂割俸四十金另創三楹於忠孝祠後敬謹改正神  
位以妥憑依白郡守薩公請諸撫軍陳大中丞俞  
允舉行閱數月又因飾治費既勤齋復推伊祖仰止  
之懷擬捐三十餘兩以竣厥工自今廟貌聿新祀典  
式正雖得蘭州表章於前勤齋贊助於後然非公之

英靈不泯，熟業而昭，則遠近咸知，苟能轉移於數月間乎？爰述建廟梗概，勒之碑，俾後之來者有鑒而留意云耳。

文氏雙節義祭田記

楊繩武

吳中文氏出自宋名臣信國公之後，遺徽世澤固可坊表於鄉閭，而子姓之潛脩節義，頂背相承者亦代有其人。指勝屈也，如公裔孫南岳文君之繼配王氏，并令嗣叔英之繼配陸氏，姑媳守志，雙節矯然，尤足以振家聲而勵頹俗，豈僅稱閭幃之模楷哉？按王

年十九適南岳有林下風泪乎稱孀年纔二十三耳  
前妻子仲英死已子叔英俱在懸亂王能柏舟自矢  
撫孤成立茶苦備嘗至六十二而卽世其媳陸氏季  
二十二而于歸甫三旬而喪偶一子是又早殤哭乳  
艱苦更甚於姑守貞四十餘年享壽七十有六仲英  
先生天性孝悌與叔英雖異母所出而友愛無間家  
頗貧奉繼母則極盡甘旨之養陸早寡曲加周贖先  
生沒時陸尚未亡囑其子松頤事之一如親母又名  
孫敦仁曰朝節以誠勿忘昔節之義是兩代之垂芳

彤管流譽千秋者實類松願父子仰承貽烈有以襄  
護之也今敦仁復置長邑田九十五畝零輸賦之餘  
以供雙節歲時薦享等用恐日久就湮乞余爲記緬  
維仲英先生余從幼卽識之嗣君松願訂好尤深迄  
於敦仁交已三世稔悉文氏偉人革出繼繼繩繩內  
外相輝孝慈兼至洵爲末俗之所難邦家之所重而  
况敦仁克 敬宗力成義舉儼以彰二母冰霜之勁  
節且以慰祖父未竟之孝思其遠追忠烈淵源不際  
松筠令望者抑何盛歟故不辭固陋援筆以記之俾

與芳踪懿行同昭於宇宙云爾

樂圃書院不出碑記

辰垣

聖賢之道法嘗與盛世之治功相爲輝映我

國家宗儒重道遠邁百王凡維持表章以迄優恤保護諸曠典靡不一一而舉行之芳規美備誠視往古爲獨隆也余自承乏蘇藩志在勤宣德意而欽崇先哲尤素切於懷己巳春仲丁祭長庠學博吳宏文以樂圃書院祭田碑記爲請余惟保護祀典正句宣者責也烏可遽以却之哉按書院爲宋儒樂圃朱公諱

長文嘗祀之地公在宋時嘗建明經閣明理學歿後旋卽勅建書院迨至

本朝復遼動帑修葺防護請

旨准給均編春秋致祭以公之道接尼山功宏正教則其光俎豆於無窮叨累朝之隆重者不亦宜乎唯是額編祭銀每次僅一兩有零不足以資嘗禴齋孫朱鎰將伊人端孝先生之勸原置葑溪積善家縣宇圩田五十二畝零盡皆恢復乃綠地屬瘠荒向例科徵折銀及端孝購爲祭產捐築圩岸漸次墾熟康熙



閩大中丞睢州湯文正公撫吳查辦陞科田糧此項  
仍徵折色因餘籽以襄祀事意固甚善然必使永  
垂弗渝始於

大典有禋伏繹乾隆十二年正月我

皇上特降諭旨以福建閩縣地丁內有先賢二十三  
祠祭產田糧一項本朝初年優免後地方官誤將此  
項作爲溢額報解歸公祠宇祭產供俎豆牲牲之用  
歷年優免以恤本祠後裔原屬國家曠典着該督撫  
查明豁免永著爲例大哉

王言如星日益見中丞之雅意優恤實稱遠契  
宸重而書院祭產之所當保護維持更爲事同一轍  
若合符節者也東旁祀宋忠節朱公良者另建崇祠  
有秋收等字并祭田向經各裔分管餘息仍歸書院  
以供進豆歲修之用亦俱優免徭役其賦稅秋成十  
月啓徵委令儒學督察備祭日分縣之後以春長秋  
元輪辦悉一著立成規惟在良有司並秉鐸者時加  
留意勿致久而懈弛俾禮祀得以常新馨香不至凌  
替庶幾

先賢藉崇報之隆而彌顯其明邇治鴻猷以道統之  
光而愈昭其德不既休歟故爲之記

琴史序

沈德潛

吾郡樂圃朱先生鍾育宋代鑽研六籍苞孕百家接  
迹周程淡於榮利晚起教授本州惟以經術爲先務  
引掖後進高山景行學者宗尙焉晉寧鶴峯李公校  
士吳中倍深瞻企乙酉春仲忻逢

翠華南幸以先生所著易解墨池編續圖經琴史遺

集四函恭呈

御覽請加嘉獎

皇上特錫道園養素區額彪炳宇宙千載增輝誠盛  
典也惟是先生著述良多琴史一編特寓意於物而  
匪留意於物似未足爲先生重不知琴自遠皇肇造  
象乾坤備律呂可以宣幽滯閑淫佚萃和平虞帝鼓  
之而阜財解慍宣聖操之而穆然怡然非桓伊之笛  
子晉之笙一諦視是帙木製器之由來極和聲之感  
應上溯唐虞下逮有宋靡弗旁搜遠紹廣引博徵原  
委瞭如殆與永叔集古錄後先輝映豈獨無聲解趣

希陶令之徽茲不事哉於以融養性情調和政治人心悅而瑞氣溢正聲裕而善俗成隨經術圖經以傳洵不虛矣先生後裔鑰屬子序子謂是先生丹鉛精神所寄也因援筆書之

重建二周先生合祠記

彭啟豐

吾蘇去葑溪二十里地名姚馬村舊有二周先生祠祀宋濂溪先生暨明孝子良卿先生創自明崇禎間閱百餘年後嗣維新家瑞等先後捐貲繕脩而祠址瀕水隄岸被衝激祠屋數圯至乾隆四十一年秋家

瑞之子大銓請于有司改建于馬洲學宮之東規制  
廣長一如舊制既成遷木主于新祠扁宇爲之記予  
讀潘溪先生太極圖說而有得于孝道焉孝也者反  
其所自生反其所自生者視于無形聽于無聲無形  
形之母也無聲聲之母也能知其母視聽一矣如執  
玉如捧盈順之至也故圖說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  
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孰能知太極之本無極者  
斯可與反其所自生矣是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  
王之孝也從心所欲不踰距孔子之孝也至哉圖說

未有不明乎此而可語于盡孝者也濂溪先生其身  
體之矣若夏先生斯有其一體者歟周氏譜記良  
卿先生名尚賢年十歲父病泣血籲天而病獲愈既  
遭喪哀毀骨立廬墓終身有司上其事于朝遂旌其  
廬鄉人私謚之曰正孝予嘗論之使濂溪進於孔氏  
之門固不在顏子下使正孝進於孔氏之門又豈在  
閔曾下哉濂溪不獲進于孔氏而遂開程朱道學之  
傳正孝不獲進於孔氏僅作式於一鄉侑食於祖廟  
是其存諸已者固有淺深廣狹之殊而爲子孫者又

烏忍岐而視之宜大銓之坐也  
斯祠之改建也爰  
爲之記以申台祠之旨云